



新时空丛书

地狱走廊

舒怀 / 著



作家出版社

地 狱 走 廊

舒 怀 著

作家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地狱走廊 / 舒怀著. - 北京: 作家出版社, 1996. 3

ISBN 7-5063-0755-3

I. 地… I. 舒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 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96) 第 01263 号

地狱走廊

作者: 舒怀

责任编辑: 宁泊

装帧设计: 当文

出版发行: 作家出版社

电话: 5005588 转

社址: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: 大唐印刷厂

开本: 850×1168 1/32

字数: 290 千字

印张: 11.50

版次: 1996 年 4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755-3

定价: 15.80 元

作家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盗印必究。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地狱之走廊，懦夫受刑之地。

这里，叹息声，抱怨声，悲啼声，在没有星光的空气里面应和着。我一阵心酸，不觉泪下。千奇百怪的语音，痛苦的叫喊，可怕的怒骂，高呼或暗泣，拍手或顿足，空气里面骚扰不已，永无静寂，好比风卷尘沙，遮天蔽日。那时我毛发悚然，问道：“老师，我所听见的是什么？发出这痛苦呼声的又是什么人类？”他答道：“这些都是无声无息的懦夫，还混杂了一些卑鄙的天使；他们对于上帝既不反叛，也不忠实；他们是只知自私自利的骑墙派。这一帮幽灵既为天国所摈弃，因为天国要保持它的纯洁；又不为地狱所收容，因为罪恶之徒尚有自夸之点呢。”我说：“那么他们受了什么刑罚，使他们这样痛苦呢？”他答道：“我可以极简单地对你说几句，他们既没有寂灭的希望，只是过着盲目的平庸生活，也没有改进的可能。世界上对于他们没有记载；正义和慈悲都轻视他们。我们也不必多说他们了，看看就走吧。”

——但丁·《神曲》

目 录

楔子	(1)
----------	-----

第 一 部

第一章 孽缘	(19)
第二章 黄昏不该遇女人	(32)
第三章 闯入者	(44)
第四章 欲得却失	(61)
第五章 阴影	(74)
第六章 惊破巫山梦	(87)
第七章 情到深处人孤独	(103)
第八章 正在销魂时刻	(119)
第九章 再道相思了无益	(136)

第 二 部

第十章 不是冤家不聚头	(149)
第十一章 黑痣	(162)
第十二章 高处不胜寒	(176)
第十三章 暴风雨之夜	(188)
第十四章 女人有悔不该言	(204)
第十五章 诱奸	(217)
第十六章 同情的残酷	(228)

第十七章	绝情	(241)
第十八章	诺言与咒语	(254)
第十九章	双重解脱	(267)

第 三 部

第二十章	胭脂泪	(279)
第二十一章	喋血总统套房	(292)
第二十二章	春风暗渡	(304)
第二十三章	天使与魔鬼	(319)
第二十四章	沦落	(331)
第二十五章	最后的真诚	(344)

楔 子

入夜，都市挣脱掉白昼的禁锢，犹如涨潮的大海又沸腾起来。

当路灯最初哆嗦了两三下，后来终于燃亮时，夜便和白日巧妙地连接在了一起。高楼巨厦一座连着一座，远看像一群绵延不绝的山峰，纵横的街路仿佛狭谷深处的溪流，而行人车辆犹如溪流中的鱼虾……宾馆饭店灯红酒绿、门庭若市；夜总会、歌舞厅轻歌曼舞，浅斟低唱；商场、精品屋人浪如堵，川流不息；就连街头巷口的大排挡也是买卖兴隆食客不绝。高悬半空里的霓虹灯不停变幻着五光十色，巨型大屏幕将光怪陆离的广告硬塞给这个表面繁华的大都市。面的、轿车在马路上拥挤蠕动，载着形形色色的人们，驶向尽情享乐的目的地。夜幕好像一张黝黑巨大的网，罩住了这个城市不断发酵膨胀的欲潮。

这时，一辆红色夏利出租汽车悄然逃离喧嚣的市区，驶上通向郊区的国道。

车里坐着一位身穿红色风衣的漂亮女人，她紧蹙眉头，不停地吸烟，一副忧心忡忡的样子。在如此美妙的夜晚，像

她这样风流的女人不在市区寻欢作乐，却孤身驶向偏僻的市郊，肯定有着神秘莫测的目的。出租车寂寥地行驶了半个小时左右，又拐个大弯，开进一片高级住宅区，最后在一幢名为“花园别墅”的楼前停下来。车门移开条缝，走下红风衣女人，她付了车费，急匆匆走入五号门。

整个住宅区静悄悄的，所有窗口全黑着，大概每套房间的主人们这会儿正在市里尽情享受还没有归巢。唯有五栋一套房间亮起了灯，通向寝室的阳台伫立着那位红风衣的女人。不过这会儿她刚刚洗完了澡，换了件真丝睡袍，手里擎着杯洋酒，边慢条斯里地呷，边远眺灯火点点的市区。看上去她神态悠闲，甚至有些懒散。但她那迷离的眼神中，透露出心底的骚乱不安。

就这样，她呆立许久，猛然将杯中剩余的残酒往楼下一泼，扭身进了房间。紧接着，通向阳台的门关闭了，紫绒落地窗帷也拉严了。

做好一切准备之后，宁倩的心仍狂跳不止。她喝光一杯浓烈的咖啡，试图让自己平静下来。因为任何迟疑和失误都可能使那老狐狸生疑，就会毁掉她以前所付出的惨重代价。成败在此一举。

宁倩点上支烟卷，狠吸了几口，透过重重烟雾浮现出韦光华丑陋的面容：经常绞尽脑汁、过早花白了脑顶的头发，布满皱纹的狭长脸，像放久了的干瘪丝瓜。两只小眼睛挤出的目光，忽而狡黠忽而淫邪。当他脱光衣服的时候，瘦骨嶙

岫的身体简直惨不忍睹，仿佛一具木乃矣……想到此处，宁倩悔恨地摇了摇头。往事不堪回首，连自己也弄不明白，当初怎么会和他搞到一起，而且被他霸占了一年多的身子。恍惚间，她感觉韦光华粗糙的手砂纸般地划过自己娇嫩的乳房，在光裸的肉体上恣意横行，……他张开几乎掉光了牙齿的嘴高声大叫，那丑样子犹如一只行将死亡、精疲力竭的老狼。

情不自禁她打了个寒噤，必须抑制住自己的情绪，这是最后一回了，过了明天一切都将结束。当然这要看自己把陷阱伪装得是不是天衣无缝，还要看韦光华是不是肯往里头跳。就目前来讲，信心和胆量十分重要。

烟卷刚抽半截，宁倩就把它掐死在烟碟里。她进行了最后一次全面检查：

录音带是否已倒到头？录音机的蓄电池是否已充足了电？遥控麦克风是否已接上录音机？果然全部安排妥当了，宁倩才拿起电话，把麦克风贴紧听筒，然后按下录音键。顿时，她从耳机里听见了录音机走带的“沙沙”声。这样，宁倩拨通了韦光华家的电话号码。

无庸讳言，宁倩在预谋这次行动之前，曾不止一次地动摇过。不管从哪个角度上讲，她这样做都不算光彩，可以说得上是卑劣。不了解她和韦光华之间内情的人都会骂她“忘恩负义”“不要脸的婊子！”“靠卖身往上爬，终因目的没达到，恼羞成怒而起敲诈之心。”其实事情并非如此，真正的事实只有她和韦光华两人知晓。那又有什么用呢？谁会相信她

——一个名声狼籍的女人的陈诉呢？何况韦光华有权有势，社会关系复杂，而且伪装得十分彻底，几乎无懈可击。人们不会怀疑他，只相信他是受害者。这非常重要。即使事情的结局真如宁倩所期望的那样，她也必须远走高飞，离开这个圈子周围的人，离开这个大城市。否则她厄运难逃。

电话通了。“嘟——嘟——”响过两声，即而出现韦光华彬彬有礼的声音：“喂，你好？我是韦光华。”

宁倩故意拖着没吭声。对方又追问一声：“喂，谁呀？”

“我，宁倩。家里就你自己么？”宁倩用一种矫情的低语问道。

“唔，小倩。你不知道我最近实在太忙啊。”对方明显拒人千里之外。

“人家想死你啦。这些日子我一直吃不好饭，睡不好觉，梦里总有你，可又见不着你的面。”

“哎呀，这些天我正赶排电视台建台三十五周年文艺晚会，忙得抽不出身来，要不我早跟你联系了。说心里话，我比你的心情更迫切。”听筒中隐约传来韦光华划火柴点烟的声音，看样子他已做好和自己常谈的准备。宁倩并不希望这样，因为她必须把谈话时间控制在半小时之内，否则录音带会录不下关键内容。于是她直奔主题：“我，我这月没来例假……而且我一直恶心、干呕……你明白吗？”

对方沉吟半晌：“怎么可能呢？上个月我们就一回……宁倩你又在开玩笑。再说你有那么多男朋友，会不会……？”

“我猜你一定不认账！告诉你，我怀孕的事被我妈发现

啦，一连好几天问我是谁的孩子？我不说，他们就把我赶出家门。我现在就呆在咱们的别墅里。我已经无家可归，你说我怎么办呢？”宁倩恰到好处地装出哭泣声。

果然，韦光华慌了，“别哭，宁倩。你先不要伤心，我会替你想办法的。”

宁倩嘴角浮起一种恶狠狠地冷笑，这老家伙还在使缓兵之计，不能放过他！“你会替我想办法？别再哄我啦。这些年你哪件事替我想过？哪回跟我讲过实话？你一直拿我当小孩骗，骗过了就抛到一边。当初你答应介绍我进电视台，一拖就拖了将近两年，好容易让我当上《雅华之春》节目的导演，你又变着法把它搅毁了；你说拖人保送我出国留学，还说给我存五六万块钱，到现在你一分钱也不给我；你从大地房地产公司搞了这套别墅，说是送我，可过户时却写得你的名字。我不是三岁半的小孩，怎不明白你玩我！耍我！说心里话，你拿我当过人麼？！我不过是你的泄欲工具，连妓女都不如！你跟人家妓女上回床，还得付度夜费。跟我呢？白玩！到如今我什么都完了，青春耗在你的身上；名声也毁了。现在我又怀上你的孩子，家里人也不要我。我现如今走投无路，连死的心都有！”宁倩真地哭了，她确实道出了自己的伤心事。

韦光华着实有些惶恐，“小倩，你听我解释。我哪能不把你当人呢？你就是我的生命啊！其实我已经给你存了五万多块钱，存折上写得就是你的名字。我怕你乱花，到办出国时却没钱用，所以我一直替你保存着。这样吧，你先拿走用，

买点营养品补补身子……至于你肚子的孩子么，是不是先做掉……”

宁倩见目标这么顺利达到，确不敢轻易相信：“行，我听你的。这回你可不须骗我，做流产那天你得陪我去。”

“让我出头露面总不太好吧。我把钱交给你，你自己去，我在别墅等候你。”话说到这份上，宁倩总算松了口气，便换上娇滴滴地口吻说：“人家好想你，我现在就想上你那儿去。”

“不行啊，我过会儿要去中华大酒店。电视台搞三十五年台庆演出，叫我领衔撮班子，导演组就在中华大酒店 111 总统套房，忙得我晕头转向抽不开身。明天吧，我想法明天早上溜回来在家等你，顺便将存折交给你。”

“那只有明天见喽。吻你。”宁倩故意做了个亲吻的声响，而对方已撂了电话。

点上支烟卷，宁倩躺沙发里憩息，刚才那番较量令她疲惫不堪。人生是一场苦难！这句话说得多好哇，想自己这几年在风月场中周旋，究竟得到了什么？欺骗，屈辱，痛苦和虚情假意；那么丧失的呢？青春，真情，肉体 and 灵魂。用昂贵的服饰包装起美丽的躯体，出入形形色色的豪华场面，与五花八门的人物打交道，以言不由衷地恭维和笑脸去赚取那些人虚假的承诺。于是这色彩诱人的承诺便成了她的憧憬，为了使这些承诺变为真实，她又不得不用肉体去争取，结果常常是海市蜃楼。无数次的幻灭，令她心灰意冷精疲力竭。宁倩好像是从悬崖上往深谷里坠落，幻想回头是岸不过是句

空话。她多么希望回到从前那样真实的生活，尽管那种生活很平庸，很单调，但对于现在的她来说已经成为了奢望。

忽然，一个熟稔的清瘦男人的面容出现眼前，他叫刘扬，在宁倩一生中唯一真正爱过的男人。当初若不是她鬼迷心窍和韦光华厮混到一块而冷落了刘扬，若不是韦光华故意从中做梗离间他俩的关系；若不是她和韦光华的好情被刘扬识破；也许她与刘扬早已结成秦晋之好，幸福地生活在一起。倘若世间有卖后悔药的话，宁倩宁肯花掉所有家当来换取它。然而太迟了，一切绝对不会从头再来一遍。

宁倩猛然从沙发里跃起，奔到电话边，抄起电话拨通刘扬家的号码。她只想听见刘扬柔和的声音，那声音对她的一生都很重要。

听筒响着忙音，占线。刘扬在和谁通话？是和另外一个女人说情话？宁倩慢慢放下电话，什么也不打算想了，似乎所有一切对她都是惩罚和刺激。她眼下只知道仇恨，报复！当然也包括攫取。

把刚录好的磁带放进音响卡座里，她完全像欣赏般地听了一遍。好，正如她策划的那样，假若明天韦光华赖账不给她钱的话，磁带便是她出奇制胜的法宝。接着，宁倩又复录了一盘，小心翼翼地藏在书架上的一本书中。那书的名字叫《漏洞》。

做完这些，宁倩没有心绪吃饭，或上街逛一逛，只想睡过今天。她喝下三片舒乐安定，和衣倒进沙发中，紧闭上眼睛。

但愿今夜无梦。

圈套似乎有一股异乎寻常的腥味。宁倩踏进韦光华家大门时，感觉闻到了这种气息。

韦家在市中心拥有一幢旧洋楼，据说是他老婆娘家的祖产。文革被街道革委会没收，当作了“五·七”工厂。粉碎“四人帮”后才退还回来。小洋楼上下两层，外跨个院子。院子不大，有两个大理石花池，花池内种植了些应时花草。宁倩来过这儿的次数不多，韦光华与她幽会一般都另找地方。他常说：“勾引女人到家里做爱，是最蠢的男人。”

推开虚掩的院门，宁倩走入空落落的小院。里头阒无一人，花池中的月季开得正盛。不知怎地，宁倩紧张得直出虚汗，心“怦怦”地剧跳。她感觉四周的景物都显得僵硬，透着杀气，抬眼望望二楼韦光华的卧室，窗帘低垂，一动不动，在那后面好像隐藏着什么祸事。宁倩横下心想，反正豁出去了，成败在此一搏。她甩开步子上上了台阶，推开洋楼的门，跨进前厅。

宁倩打的赶往韦宅的途中，出乎意料地碰见了刘扬。当时正赶上早晨上班高峰，马路人潮车海，面包车艰难地爬动。不经意间，宁倩扭头往车窗外一瞥，见一个很熟悉的身影骑着摩托车和她坐的“的”并驾齐驱。没错，是刘扬。她作梦也想不到，此时此地会邂逅朝思暮想的旧日情侣！也许宁倩忘记了他们之间的芥蒂，也许因为情急而忘乎所以。她把头探出窗外，唤着刘扬：“刘扬，刘扬。”令她伤心地是，刘扬

显然从反光镜里看着了她，却理也不理，加大油门，超过了面包车，箭般地朝远方驶去。

面的司机问她：“追不追那个骑摩托的？”她说不清心里什么滋味，泪珠扑簌簌滚落下来，随手关上车窗，冲司机说：“咱们拐弯走。”

这时，宁倩小心翼翼地沿着前厅楼梯走向二楼，高跟鞋叩在地板上，发出清脆的声响。半路上，刘扬给她的冷落，似乎更加坚定了她的某种决心，那就是向韦光华复仇的决心。走尽了楼梯，又左拐穿过甬道，最后在中间的一间房子门口停住脚步，她轻轻叩响了门。

“进来吧，我正等你哪。”韦光华在屋里说。

韦光华坐在书桌后面藤椅里，笑容可掬地望着她。沙发前的茶几上放只咖啡壶，正“咕嘟，咕嘟”冒着热气，浓郁的咖啡香味迎面扑来。宁倩悬浮的心这才落平，展现她面前的是一派祥和景象。

未等韦光华相让，宁倩便坐进沙发。韦光华绕过书桌，走到茶几跟前，给宁倩斟了杯咖啡，然后紧挨她身边坐下：“尝尝。有位朋友刚从香港给我带来的，很正宗，真正味道好极了。”

宁倩环顾一下四周，怯怯地问：“她没在家吗？”“她”是指韦光华的老婆。韦光华微笑着摇摇头：“她在的话，我怎么可能约你来呢？今天她们单位老干部联欢，估计晚上才能回来。这可是天赐良机，让我们痛痛快快地乐上一乐。”他眼里流露出淫邪的目光，在这样的目光后面还叠印着深藏的狡

點。

说话间，他用手抚在宁倩的大腿上，缓缓向裙子深处滑动。她赶紧闭紧双腿，扭向一边，“我跑了老远的路，你先叫我歇歇。”

韦光华讪讪一笑，道：“好好，我的宁小姐。你先抽根烟。”他将一支烟卷放在宁倩唇间，又亲自打着打火机给她点着。

宁倩长长吐口烟，撒娇般问道：“你说，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？”

“不是说好啦？把他做掉。我是为你着想，怎么说你还算未婚少女，让外人知道你养个私生子，日后怎么见人呢？”

“噢，我未婚做流产就见得了人啦？你实际是怕自己沾包，怕我赖上你。”

“别把话说得那么一针见血。你我都有难言之苦，我会报偿你的。”

“那你赶快兑现吧。存钱折呢，拿出来给我看看。”宁倩步步紧逼，毫不手软。她了解对手实在狡猾，稍不留意便前功尽弃。

韦光华闻言哈哈大笑，笑得宁倩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。“小倩，干吗这么着急呢？钱跑不了。昨天你在电话里说想我，我现在可憋不住了，等完了事我一定给你。”他突然搂住宁倩，张开大嘴亲着她的脸蛋。

宁倩霍地从沙发站起来，说：“你又要花招哄我。告你，你不给我存折就休想碰我！”

见宁倩果真很执拗，他明白强行是行不通的，赶紧陪笑脸：“得，你别急，我给你拿。”他起身离开沙发，走到书桌前，拉开抽屉翻找。宁倩呷口咖啡不眨眼地盯住韦光华，看样子一切顺利，功成在望。

韦光华忙碌好半天，翻遍了书桌抽屉，又找大衣柜，找过大衣柜又打开藏在油画后面的墙嵌保险柜，忙了一身汗，终无所获。他焦灼万分，紧蹙眉头，仰天琢磨好久。末了，他一拍脑袋瓜，说道：“哎呀，人一老脑筋就不好使喽。我明明放在单位的保险柜里，竟在家里瞎找。”说着，韦光华从书桌中拿出一叠钱，随后锁好抽屉，转身跟宁倩说：“你看这样好不好。这里有五千元钱你先用着，那存折一半天你上我单位拿。”

宁倩没有伸手接钱，直对韦光华冷笑几声：“韦老师，韦光华，你不觉着你的表演太拙劣点了么？连吃巴巴的孩子都骗不了。你想用谎话打发了我，那存折我猴年马月也甭打算见着。”

韦光华扑过来，蹲在宁倩面前，可怜巴巴乞求：“小倩，你说这样的话太没良心啦。几年来，我在你身上花了多少钱？你心里没数，我可有数。到现在我还在乎一个存折吗？如果你真的不相信我，我就当面给你立个字据，算是欠你的。要是我不给那五万块钱，你上法院告我不就结了吗？这会儿我拿不出钱，你逼死我也没用。”

宁倩盘算半天，心想立字据比那盘录音带强多了，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。于是她说：“行，你写吧。”韦光华怔一下，